

水润乡土面貌新

张天兵

今年在老家过春节,亲友们聚在一起闲聊时,有人不经意间说起自来水的的话题,这不由得勾起我对早年在家用扁担挑水吃那段历史的回忆,对村中用上自来水悄然带来的变化,我也感慨万千。

中学毕业,我接过父亲肩上的挑水扁担。母亲要求一天最少三担水,这一挑就一直延续到我南下广东才算结束。记得当时村口有一口公共老井,井水清澈甘甜,那是我每天要去挑水的地方。首先,这口井是用一根长圆木固定在一棵大乌柏树上,圆木底部绑一块石头,利用杠杆原理从井中取水。后来老树枯死了,又请焊工改了一个铁架式的轱辘,轱辘中间卷筒一侧留一个孔,从中间再穿一根长绳子,村民摇动卷筒放桶入井,然后用手一抖,向下一送,向上一提,空桶翻转灌满水,再摇动卷筒慢慢收绳提桶上来,勾上扁担,上肩挑走。

每天早上开门,挑水是每户人家的大事,这个时段往往也是挑水的高峰期,井台上会排起长队,大家见面利用间隙时间,编几句闲话,一些性格开朗活泼的爷孙辈、儿媳之间见面相还会互相打趣,其中不乏一些荤笑话,井台上常常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挑水最怕的是取水时水桶不慎掉在井里,而这种现象却是在所难免。倘若遇到这种糟心事,唯一的法子就是赶忙去请住在村口的柱头帮忙打捞。柱头

是个热心肠,往往收上两三包烟的报酬后,会用一根长竹竿绑上一个大铁钩,赤脚踩着井内石头缝上一步步往下挪,到了井下便叉开双腿,双手用竹竿在水里来回搅动探寻,不消一根烟的功夫,就会用铁钩把桶打捞了上来。只是井水搅浑后,大伙一时半会都取不了水,于是便有村民唧唧嚷嚷骂开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全村人都来喝你的洗脚水……”柱头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憨笑回答一句:“人家桶掉下去着急嘛,等一晚晚上明早再挑。”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转向选择到附近的东红村或官水楼村担水吃。而到别的村挑水,因路途远了些,中间往往要歇上好几次,倘若挑上三担水回家,时常会耗时大半个早上。

有时会因土路不平,或雨后泥泞,步子迈得不稳,摇摇晃晃中会把桶中的水溅出来不少,好不容易把一担水挑回家时,常常变成了多半桶。

母亲见状,也不多说,转身从门前菜地剥两片青菜叶子递给我,嘱我洗净,挑水时放在桶面上,走路时甩开膀子,尽量保持平衡,做到扁担和着步子的节奏配合……掌握了这些要领,此后我挑水都是满桶回家。

挑水吃虽算不上大的力气活,但时间长了让人有些不耐烦,若有个大小事情耽搁,还得连夜打着手电筒挑水回家

把水缸提前储满。于是,心中一直盼望着村上能早一日安上自来水,无奈村组集体经济是“麻袋绣花底子太差”,一直“不架势”,常常也只能是“望水兴叹”。

事情到了1996年有了转机,这年新一届干部上任后,开始把村中安装自来水管道的举措摆上了议事日程。在之后的时间里,村上相继展开了选址、集资、修建水塔、安装铺设管道一系列行动,并于当年夏天正式竣工。

通水的这天,全村男女老少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人人脸上挂满了笑容。母亲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望着哗哗流出的清澈自来水,眼里竟泛起泪花。

终于告别扁担挑水吃了!这一天我的内心也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晚上坐在灯下我写下了一篇新闻稿投给了安康日报社和安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稿于报纸刊登、电台的大喇叭播出后,在全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双兴村一时之间成了全镇第一个吃上自来水的村子,引得其他村子的村民羡慕不已。

俗话说水为财,水通则财通,就在当年,村民陈长治、陈长陆两兄弟,把自来水引进大棚,率先带头种香菇。结果“一花引来百花开”,几年时间双兴村就变成了闻名全市的香菇专业村,鲜香菇因量大质优挺进了西安、湖北十堰、武汉等市场,还漂洋过海出口到日本,不

少村民依靠香菇这个宝贝疙瘩发家致富了。

2002年,我从广东回了趟老家,村中的变化让人有些目瞪口呆。村子里的房子齐刷刷换了茬,家家盖起了新楼房;烂土路变成水泥路,路旁竖起了一盏盏崭新的路灯;村中一口以往乱丢垃圾的臭水塘,被填平硬化变成新广场,周边种上了香樟树,摆上了大花盆,垃圾桶,安装起健身器材、乒乓球台、篮球架……

说到村中的自来水,村主任告诉我,这几年村中楼房建多了,水压变小了,在向汉滨区财政局申请到市政饮水工程拨款后,村中不但把水塔升高了,还将原来老化生锈的铁水管全部更换,并在3个小组各打了一眼抗旱井,使村民的生产生活有了根本的保障。现在村中除了种香菇的,还有种草莓、大棚西瓜、大棚葡萄,养鱼种菜的,呈现出一派百业兴旺的喜人景象。

从扁担挑水吃用上洁净水的自来水,再到产业发展和村中可喜的变化,回忆中一丝淡淡的苦涩掠过心头,一种幸福感在心中荡漾……



记忆的味道

陈晓琴



前几天,在石泉桃源路口遇见一位老人正在卖石泉豆腐干。很多年没有见过石泉豆腐干了,更是二十多年没有吃过了。石泉豆腐干先将豆腐制作成大块的豆腐干,然后切成更小的方块,把草绳洗干净编织好,再把方块状的豆腐干一块一块串进去,挂起来风干,可直接食用。

他说是因为有人专门定了200串,所以就顺便多做了一点,便拿出来卖。一问价钱,10元一大串,一大串里面有10小串。记得小时候1元钱便可以买一大串,边看书边抹一块下来吃,不知不觉间,一大串豆腐干就吃完了。

对于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吃,除了偷点总是被妈妈放在高处罐子里的豆豉,就是泡在坛子里的酸萝卜了,豆腐干算是比较奢侈的零食了。记得我14岁考上中专时,妈妈给我买了一碗蒸面,临走去学校的时候,特意给我买了几大串石泉豆腐干让我带上。

到学校后,我就把豆腐干挂在我上铺的床头,没课的时候,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吃,也把它分享给舍友们品尝。那时候,豆腐干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美味,越嚼越香,回味无穷。

现在满大街的汉阴豆腐干,块头大,味道也美,且价格也实惠。生产不多的石泉豆腐干渐渐消失,消失在记忆中了。



雪色化龙山

陈世斌

雪,对于地处不南不北的平利,既不多也不少,但依然还是那么珍贵。既不多奇又不多余,但还是那么惹人喜爱。

一场春雪过后,我们一行人直奔海拔2900米的林海千家坪国家森林公园,登雪山,观云海。

四驱越野车、防滑链、防寒服、手套、棉靴、照相机,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当车进入八道的白果坪以上时,远远看到冯家梁白色的山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十分耀眼。这蓝天白云下的雪山仿佛把人带到了西藏。走到矿区,

明显的雪线把山分成黑白两节。这一自然现象,成了海拔每升高一百米,温度下降0.6度这一科学结论的生动印证。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们的车在冯家梁的公路上盘旋而上,山上的雪也越来越厚,大山越来越白,景色越来越美。在汽车上防滑链的间隙,我们下车徒步,踏在已被车轮压过的雪辙上。

所有的树木穿上了一套厚厚的白色衣服,玉枝琼花,晶莹剔透,滚圆丰硕。松针成了一朵朵盛开的白色菊花,

层层叠叠,“针尖”上吊着透明的冰珠。干枯的树枝尖,结满了雪绒花,朵朵竞艳,枝枝生妍。树下、草丛、小溪早已被厚厚的白雪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只有在石缝中,溪流偶尔露个头,换口气。树干像插在白面里,把树一摇,或微风轻轻一掠,块块白雪应声而落。太阳一来,树上的积雪,悄然落地,化成了水。

翻过冯家梁垭子,高压线已变得水杯粗,在阳光下,银线穿梭,闪闪发光,铁塔凛立寒风中,冰雪冰花向一个方向伸展出锋利的线条。傲立山巅,向远望

去,一派“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的震撼景象。

来到化龙山千家坪,更是雪的世界,雪的海洋。林海雪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满眼银装。这时,身体的冷已被精彩迷人的雪景打败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阴坡的雪还是白茫茫一片时,阳坡的树枝开始滴水,地面的雪随着温度上升而逐渐融化。此时,起伏的山峦、黑褐色的树木、白色的大地和滚动的雾霭构成了一幅水墨山居图,真有“野旷天低树”之感,更有“半坡新雪半山残”之叹。

平利的四季分明,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凉风秋有风。春赏桃花溪,夏去荷花岛,秋进天书峡,冬上化龙山。这里的四季把人们的生活装点得多彩多姿,妙趣横生。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傍水行云

皮勇维/摄



报春



春日茶语

汪忠平/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报》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qq.com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

(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

记忆中的『7·31』

王永堂/口述 谢可芝/记录

1983年的“7·31”,这个特殊的日子已成了安康人永不磨灭的情感记忆。

那时我在卫校当老师,教内科学。学校安排我在地区医院进行临床备课。所谓临床备课,就是上临床,当医生。因此,当时地区医院的年轻大夫和护士大多都认识我。

7月31日正值星期日,安康老城热闹非凡。东关、西关有结婚的,有给老人祝寿的,体育场还有表演马戏的。这一天,雨仍然不停地下着。7月下旬以来,汉江上游持续降雨,汉江水位迅速上涨。对于住在汉江边的人们来说,年年都有汛期,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且人们还喜欢看涨水的情景。午后,我沿着大桥路朝汉江大桥走去,也打算去看看汉江涨水没。

我撑着雨伞,走到影剧院时,迎面碰到了在地区医院工作的小彭和小余,她们两人撑着一把雨伞,手还搭着肩。小彭是陕西中医学院毕业的,在地区医院中医科当大夫,小余是西安来安康插队的知青,招工进地区医院当护士的,工作八年了,正准备调往西安。两个大姑娘平常关系很好,下班后也总是形影不离。看到他们俩那要好的样子,我随口开玩笑说:“你们俩那么好!死也要死在一起!”原来他们俩是一块到小彭家去的,小彭家就住在影剧院旁边的商业家属楼。

当我走到大桥时,已是午后的四点半左右,只见汉江水势凶猛,波涛翻滚。大桥上、堤坝上黑压压一片。有打着伞的,披着雨衣的,男男女女,都是来看水的人。水涨势很快,在距离大桥桥面快一米左右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水要进城!快跑!”我立马往回跑。这时街上的广播响了起来,播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警报也随之响起,当时通讯只能靠高音喇叭。平时街道上安装的有线喇叭,声音很大,吵吵闹闹,人们也习以为常了,所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我跑回卫校时,已是午后的五点多了。雨越下越大,我刚到卫校大门口操场边,又见到小明,他是内科护士,我问他:“急急忙忙干啥呢?”她说:“我要回医院拿东西。”我喊住她说:“水要进城了,千万不要回医院!需要什么到我家拿!”

面对当时的情况,地区医院领导决定,先把住院的病人全部转移到卫校,把教室作病房,家属、医务人员随后再转移。

六点左右,大雨如注,江水很快漫过桥面,切断了南北通道。指挥部发出最后的命令:“洪水就要进城,必须丢掉幻想,抛弃坛坛罐罐,坚决撤出老城。”广播里,时任安康县县长的张子美同志,声音嘶哑地一遍遍喊着:“快撤!快撤!”

风声、雨声、广播声夹杂在一起,人们纷纷往南边高处跑。当时的香溪路并不宽,只见牵着牛的,赶着猪的,大家扶老携幼,一群一群密密麻麻往后退撤,卫校里面住满了人。

天擦黑时,乌云翻滚,大雨倾盆。汹涌的洪水越过堤坝,瞬间冲垮了喇叭洞、北堤的潘家院、沙帽石段。洪峰巨浪自东向西倒灌,排山倒海般地摧毁了低矮的房屋、电杆、大树。慌乱的人们有的正在路上奔跑,有的还来不及上楼顶,鲜活的生命被瞬间吞噬了。突然一声巨响,电石厂爆炸了,电灯熄灭,广播也中断了。事后听说水位淹到当时安康邮电大楼的三楼时,与外界通讯也彻底中断了。洪水已涨到了红卫中学门前(现汉滨小学),全城一片汪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听地区医院的同事讲,他们一家人在楼顶呆了一整夜,只听到满城的救命声,声声悲恸,由近而远,渐渐消失……

8月1日,天微亮。安康卫校的领导决定成立抗洪抢险队,由水性较好的年轻教师员工组成,用床板或竹子做成排子,到老城营救住在老城的教师员工。所幸,安康卫校住在老城的教师员工没有伤亡,但地区医院一些著名的妇产科大老、老中医,还有我头一天见到的小彭和小余都被洪水吞噬了,这些人都是我认识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小明见到我说:“幸亏你啊!你救了我一命啊!我当时要是回医院去拿东西了,肯定就出不来了。”我愧疚地对她说:“我昨天不该对小彭和小余开玩笑,说那样的话!”

当天早上八点多,东边地区石油库油罐爆炸,浓烟滚滚,人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住在新城的人们拖儿带女的就往香溪洞方向跑。

接连几天,困于水中的灾民惨遭饥渴、雨淋和伤痛的煎熬。安康军分区用无线电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呼救。党中央立即指示武汉、兰州军区来安康空投救生器材和食品。当时其中一个空投点就在气象站,另一个空投点是在安康中学操场。接着兰州军区派来了解放军来救援。水退后,老城区满目狼藉,到处都是横七竖八倒塌的房屋、大树、电杆,一片污泥浑水,散发出阵阵恶臭。是解放军顶着烈日,除去污泥,展开一系列的救援。紧接着,党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安康视察灾情,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马文瑞、兰州军区司令肖华也先后来安康视察灾情,慰问救援的人民解放军。水灾后,勤劳的安康人民迅速展开了生产自救和恢复重建。

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安康卫校被评为抗洪救灾的先进集体。我那时住在卫校西院的两间平房也当时的临时救灾点。(系列之十三)

